



□吕振

我的故乡在山东莱芜,小时候在老家,农闲时会跟着父母去挖许多野菜来吃,入口时,觉得充满了春天的味道,阳光的味道,那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荠菜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应该都吃过荠菜,每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时节,地垄上的荠菜就冒出了嫩芽儿。随着日子转暖,荠菜也长到了可以采食的时候,我便和母亲一起到田里去挖荠菜。

宋代辛弃疾有首词:“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词中的乡野意境很美,但等到荠菜若开出了白花,就老了,不好吃了,所以要趁着荠菜嫩的时候去挖。

我和母亲每人拿一把小铁铲,一个布兜,到村东的地里去。种了庄稼的地里荠菜少,闲置的空地荠菜多,尤其是春雨过后,一层层荠菜长出来,不一会儿就能挖很多,拿回家能吃好几顿,颇有收获的成就感。我小的时候,经常把和荠菜长得像的一种野菜一起挖到布兜里,但这种菜不能吃,有毒性,母亲说了多次我也分不清楚,所以每次回家择菜洗菜的时候,还需要母亲再仔细挑选一遍。

在我们老家,荠菜一般有三种吃法。一种是洗净切碎做汤,打上一点鸡蛋,叫荠菜蛋花汤,青白两色,清香扑鼻,最能保持荠菜本身的味道。第二种是包水饺,荠菜猪肉馅儿,也是每年春天我家必做的一道美食。第三种是将荠菜用盐稍微腌渍一下,然后裹上面糊,放进油锅里炸,炸到金黄色出锅,吃起来外焦里嫩,香脆可口。

今年春天,父母在老家挖了一些荠菜,考虑到我在北京很难吃上野荠菜,就通过顺丰快递给我寄来,心里很感动。我收到后,很快就包成了荠菜水饺,真是唇齿留香。我拍了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有位在京工作的老乡大哥看到了,给我打电话,问我还有没有荠菜,我说荠菜没有了,给他闪送了包好的速冻水饺,他很激动,跟我说,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荠菜味。

香椿芽

香椿是一种树,在山东农村很常见。这种树在五一节前开始发芽,叫香椿芽,是一道风味独特的美食。

小时候,姥姥家院子里有几棵很大的香椿树,每当发芽时,整个院子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香气。等香椿芽长到十几厘米的时候,舅舅就要开始掰香椿芽了,这时候最嫩,最适合吃。再短了,还没长开,掰不着;再长了,茎变硬了,就老了。

先找一根特别长的竹竿,竿头绑上一根铁钩,牢牢绑紧,然后往树上伸去,钩住香椿杆儿,用力一转,杆儿就掰断了,有些很高的枝头,就要爬到树上去掰。掰下来的树枝,要将香椿芽儿单独摘下,剩下的树枝晒干后当柴烧。

香椿芽一般只吃头茬,等树干再一次发芽,吃起来就不香了。集中掰香椿芽的时间也就五六天,过了这个时间段,香椿芽长成了大叶子,就不能吃了。

香椿芽一般有四种吃法,最能保存其香气的,是用温水清洗后,切碎了拌豆腐,将豆腐切成小方块,放上切碎的香椿芽,撒上盐,滴几滴香油,一清二白,非常爽口,是春天待客的佳肴。第二种是做成香椿芽炒鸡蛋,香椿芽切碎和鸡蛋搅拌在一起,然后在油锅里摊成饼状,也是一道美味。第三种和荠菜一样,裹上面糊油炸。第四种是腌制,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洗净后,直接用细盐搓一下,有条件的人家放在冰箱里冷冻,可以吃一年。农村之前没有冰箱,就放在咸菜缸里用盐水浸泡,也可以存放很长时间,吃的时候拿出来用水洗一下,卷在煎饼里,味道也不错。农民天天下地干活,没时间专门炒菜,又省吃俭用,经常把香椿腌制的咸菜当成主菜,一顿一顿地应付过去。



【书里书外】

“结识”张爱玲

的忠实“粉丝”,那套《张爱玲文集》让她爱不释手。

我看的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第一部电影,是黎明和吴倩莲主演的《半生缘》,记忆最深的是沈世钧第一次去顾曼桢家,她弟弟似乎有点排斥沈世钧,调皮的弟弟就在沈世钧的碗里偷偷撒了好多盐,而沈世钧只是尴尬地看了顾曼桢一眼,然后面不改色地喝下了那碗汤。短短一个镜头,而我却记住了,因为那是沈世钧深爱顾曼桢的一个小细节。后来,又看了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半生缘》,感觉没有电影版好看。

读张爱玲,最让人回味无穷的是她字里行间所渗透的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深刻理解,对人心的透彻描摹,以及对人性最彻底的体贴与悲怜。

读《倾城之恋》,最好看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斗智斗勇的过程。离过一次婚的白流苏渴望找到长期饭票,扬眉吐气,向势利的娘家人证明自己。而浪荡惯了的范柳原,

对白流苏固然有爱,却还未到情愿牺牲一部分自由,承诺婚姻的地步。意料之外的是,最后竟是一场战争,成全了这个乱世佳人。电视剧《倾城之恋》男女主角又是我喜欢的黄觉和陈数主演,看了不止一遍。

然而,读张爱玲的文字并不轻松,需凝神静气、仔细揣摩。比如《色戒》,第一次读没读懂,看了李安导演的同名电影后,回过头来再读小说,还是迷迷糊糊。是张爱玲将时代的残酷与冷漠、人性的虚荣与自私通过《色戒》表达出来?还是把自己暗喻为王佳芝、易先生比作胡兰成,将她对胡兰成爱恨交织的情感表达出来?

张爱玲洞悉人情冷暖,写尽人间悲欢。对人性看得如此透彻的一个人,却在爱情上“零智商”。高傲冷酷的才女张爱玲,一不小心爱上了薄情的胡兰成,爱到“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几番挣扎,即使拔出了让她欢喜让她忧的那根刺,但伤痛却永远留在了心里。

由三毛编剧,秦汉、林青霞、王祖贤出演的电影《滚滚红尘》,影片中的一对乱世佳人沈韶华和章能才,分别被贴上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标签。而现实中,但凡了解“张胡之恋”的人都知道,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远没有电影中那样凄美,胡兰成留给张爱玲的只有不堪。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遇上了大她十五岁的胡兰成,而胡兰成舞文弄墨,极富情趣,也很懂得女人心。正因为“懂得”,所以她爱上了他。虽然张爱玲是个文学奇才,但她毕竟也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着自己喜怒哀乐的世俗小女人。

有人说,如果张爱玲没有遇见胡兰成就好了。可人生没有如果,都是现场直播。现实中,又有多少女人像张爱玲一样,在爱情中迷失自己,飞蛾扑火般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呢!

1995年,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公寓孤独地死去,被人发现时已经去世一周。

薄荷

城里人一提到薄荷,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薄荷味的口香糖,很多人没有见过薄荷生长的样子。

薄荷其实是一味中药,喜在阴凉潮湿的地方生长,同时,这也是我们喜欢吃的一种野菜。春天在村子的小溪边玩耍,会看到一丛丛的薄荷,紫红色的茎,对称生长的绿油油的叶子,用手从最上面掐掉最嫩的几片叶子,就如采茶一般,掐上一兜,就可以回家做一盘薄荷炒鸡蛋的美味了。

薄荷味重,有的人吃不惯它的味道,我却很喜欢。母亲告诉我薄荷是系根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薄荷的根挖来栽到地里,第二年就会自己发芽,并会生发出一大片来。知道薄荷的这种生长特征后,我就和母亲商量,能否在咱家的菜园子里专门留出一小块地来种薄荷,母亲同意了。于是我很积极地到河边连根拔起了许多薄荷,栽到了菜园的东北角,果然如母亲所说,到了第二年,从地里长出来许多薄荷,可把我高兴坏了,终于不用到河边去采,可以吃上自家的薄荷了,想吃多少有多少。那一年,薄荷成了我家餐桌上常见的菜肴,都有些吃腻了。

其他野菜

除了上面说的三种野菜之外,还有几种也吃过,树上的有榆钱、槐花和花椒芽。春天河水融化以后,岸上的榆树也长出了嫩芽,等长到和手指甲盖般大小的时候,我们就用手顺着榆钱枝条捋下来一大把嫩芽,直接往嘴里塞,味微甘,有清香气。大人们会捋下来拿回家,和玉米面掺在一起蒸榆钱饭。母亲说她小的时候,榆钱饭就是很好的主食,如果去摘得晚,榆树就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了。槐花也是一样,五月槐花香,一串串白色的槐花像风铃一样挂在枝头,香透了整个村子,蜜蜂也飞来飞去忙着采蜜。我们喜欢生吃槐花,比榆钱更香甜,大人们会做槐花饼,或者用晒干的槐花,掺上猪肉蒸包子。另外就是花椒芽,花椒树刚发嫩芽的时候,掐下来裹上面糊,用油炸着吃很香,但这道菜产量不大,一是因为掐得过多会影响花椒的生长,种花椒树的人家是为了卖花椒,不是为了吃花椒芽,所以春天吃一两顿尝鲜而已,另一个原因是花椒树上的刺特别多,掐花椒芽容易扎破手,所以没几个人愿意干这活。

说完了树上摘的,再来说说地上长的,主要有蚂蚱菜、面条菜、白蒿和蒲公英。蚂蚱菜学名叫马齿苋,路边和田野里到处都有,是常见的一种野菜,挖回家后用热水一焯,加上蒜泥、芝麻酱和盐凉拌,是夏天解暑的一道美味。面条菜主要生长在麦田里,嫩的时候挖出来,稍微腌制一下,沾上面粉,放在火上蒸熟,再加上点蒜泥、盐和芝麻油,口感很好,现在大城市的酒店里,也经常见到这道菜。面条菜长大之后会开花,花开五瓣,呈粉红色,我们称之为灯笼花。另外还有一种白蒿,多在山坡上贴着地面生长,有点像菊花叶,我们小时候也经常挖来炒鸡蛋吃,晒干后可以泡水喝,具有保护肝脏和消肿止痛的作用。还有蒲公英,老家人称之为婆婆丁,小孩们喜欢摘下蒲公英的球状花,迎风一吹,便四散各地,大人们却把它和豆面一起做成豆渣饭,或者晒干当茶喝,具有疏通乳腺清热解毒之效。

老家的土地上,长着许多可以食用的野菜,我知道的和吃过的,尚不及十分之一,这都是上天的馈赠。如今在城市生活,想吃上绿色天然的野菜成了一种奢求,想念家乡的野菜,是因为自己的味蕾最认故乡的山水,这里面寄托的是浓浓的乡愁。

聊城行吟

□蒿峰

马陵道古战场

兵车掩旆旃,
孙膑死庞涓。
锁链马陵道,
黄沙白草天。

野猪林故址

人说野猪藏密林,
沧州道上悚人心。
汴梁因有高俅在,
乱世方多鲁智深。

过景阳冈

榛莽丛丛秋草黄,
心惊恶虎密林藏。
若无行者英雄气,
大好河山尽景阳。

题临清宛园

运河一线走银簪,
汶卫津梁且驻骖。
忆昔飞漕樯橹集,
叹今富庶玉珠含。
鳌头烈烈分流碧,
岸塔危危入昊蓝。
胜迹如云城北重,
宛园看罢不江南。

临清钞关(新韵)

榷关只向运河寻,
商肆如鳞两水分。
吞吐千帆云叶渡,
课征皇税雪花银。
古槐苍黝生新黛,
衙壁斑驳记旧痕。
万历残碑铭汗史,
平沙秋草此销魂。

鳌头矶上

一水南来分两流,
石堤砥柱立鳌头。
伽蓝今已无寻处,
画阁飞檐看凤游。
夹岸青青深浅柳,
沿河点点暗明洲。
沧桑陈迹秋阳下,
梦里烟波万舸稠。